

老子本義



13937

212

1

老

子

本

義

魏
源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老子本義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老子本義

此據漸西村舍叢
刊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老子本義

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無名無欲四句，司馬溫公王安石蘇轍皆以有無爲義，此語然老又云常無欲可名於小，是又不當以莊例老也。陳景元吳澄皆以此兩者同爲句，亦通。

至人無名，懷真抱朴，而未嘗語人，非祕而不宣也。道固未可以言語顯，而名迹求者也。及迫關尹之請，不得已著書，故鄭重於發言之首。曰：道至難言也，使可擬議而指名，則有一定之義，而非無往不在之真常矣。非真常者而執以爲道，則言仁而害仁，尚義而害義，襲禮而害禮，照煦子子詐僞之習出，而所謂道者弊，而安可常乎？老子言道，必曰常，曰玄，蓋道無而已。真常者，指其無之實，而元妙則贊其常之無也。老子見學術日歧，滯有溺迹，思以真常不弊之道救之，故首戒人執言說名迹以爲道，恐其無所督識，因以天地萬物之理指示之，猶恐其不親切也。復即人心無欲有欲時返觀之，又恐其歧有無爲二也，而後以同謂之玄，渾微於妙，總括之。凡書中所言道體者，皆觀其妙也；凡言應事者，皆觀其微也。

惟夫心融神化，與道爲一，而至於玄之又玄，則衆微之間，無非衆妙。凡言守雌，言不爭，言慈儉，言柔弱，種種衆妙，皆從此常無中出矣。故曰衆妙之門。蓋可道可名者，五千言之所具也；其不可言傳者，則在體道者之心得焉耳。全書大旨，總括於此。所謂言有宗，事有君也。吳氏澄曰：首章總言道德二字之旨，無名者道也，有名者德也。老子之意，蓋以虛無爲天地之所由，以爲天地者，莊子所謂建之以常無有也，以氣化爲萬物之所得，以爲萬物者，莊子所謂主之以太一也。故其道其德，以虛無自然爲體，柔弱不盈爲用，觀妙之妙，道也；妙之一本者，衆妙之妙，德也。妙之散殊者，焦氏竑曰：欲猶樂記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之欲，微讀如邊微之微，言物之盡處也。晏子云：微者德之歸。列子云：死者德之微。皆指盡處而言。蓋無欲之爲，無不待言。惟方其有欲之時，人皆指以爲有，然有欲必有盡，則復歸於無矣。斯與妙何以異哉？故曰此兩者同謂之玄。此蓋不得已爲未悟者言耳。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蘇氏轍曰：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嘗以玄寄極也。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兩已，蘇本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亦有天下字。故有無相生。顯歎及虛與
字上並有之字。難易相成，長短相形。王弼本形作較，與傾韻不協。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
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陸希聲及御覽引皆無焉字，傳以碑本作，而不爲始畢，既謂辭始聲，通以此致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

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傳突兩居字並作處，河上公作弗居，末三句從淮南子。

此明首章常名無名之旨也。蓋至美無美，至善無善。苟美善而使天下皆知其爲美善，則將相與市之託之，而不可常矣。此亦猶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之類。然當其時適其情，則天下謂之美善。不當其時，不適其情，則天下謂之惡與不善。聖人知有名者之不可常，是故終日爲而未嘗爲，終日言而未嘗言。豈自知其爲美爲善哉？斯則觀微而得妙也。若然者，萬物之來，雖亦未嘗不因應而生，不有爲不恃，終不居其名矣。夫有名之美善，每與所對者相與往來興廢，以其有居則有去也。苟在己無居，夫將安去？此乃無爲不言之美善，無與爲對。何至於美斯惡，善斯不善哉？斯真所謂常善也。作焉不辭，碑本作作而不爲始，義正相備。蓋萬物作焉而後應之不辭耳。此因應無爲之道也。吳氏澄釋爲言詞之詞，謂天何言哉？姚氏鼎謂作使也，以身爲萬物使而不辭其勞，皆非本意。

右第二章姚氏竊合此章與下章爲一云萬物作焉以下處無爲之事也不尙賢以下行不言之教也今不取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傳突本作使民心，淮南子無民字。是以聖人之治，去李道純本無之治二字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常使顯數本下無知，如無欲使夫音知者不敢爲也。一本無敢字，傳突本作智，無也字。爲無爲，則無不治。治去聲，傳突本治作爲，又治下有矣字，河上王弼本無。

老子救世之書也。故首二章統言宗旨，此遂以太古之治，矯末世之弊。夫世之不治，以有爲亂之也。有

爲由於有欲。有欲由於有知。日啓其無涯之知。而後節其無涯之欲。是濫觴江河。而徐以一葦障之也。太上未嘗自謂有知。未嘗見有可欲。故其治世也亦然。所謂賢者。專指瑰材畸行而言。蓋君子好名。小人好利。賢與貨皆可欲之具。是故人以相賢爲尙。則民恥不若。而至於爭。貨以難得爲貴。則民病其無。而至於盜。皆由見可欲耳。治世人尙純樸。無事乎以賢知勝人。物取養人。無貴乎難得。而無用。則賢與不賢同用。難得與易得等視。民不至見之以亂其心。而爭盜之原絕矣。夫民心之不虛者。以其有可尙。可貴可欲之事也。志以不弱者。以其有爭盜悖亂之萌也。今旣心無外慕。而虛矣。則腹雖實。而含哺鼓腹。自無所紛其心。志無忿競而弱矣。則骨雖強。而精足筋完。自無所逞其力。蓋道以虛爲體。以弱爲用。無事乎實與強也。故可實者惟腹而已。可強者惟骨而已。以虛弱爲心志。而置強實於無用之地。則其心志常無知無欲矣。無知無欲。則無爲。縱有聰明知識者出。欲有所作爲。而自不敢爲。無爲之爲。民返於樸而不自知。夫安有不治哉。張氏爾歧謂心腹志骨四者皆借喻也。聖人之治。於華豔之事。則務空之。於質樸之業。則務充之。於爭競之端。則務塞之。於自玄之實。則務崇之。使民無知而不生分別之見。無欲而不起貪得之心。其說亦通。至後世養生家亦借四者爲說。則舛矣。

右第三章

道沖而用之。

沖說文作虛。傳奕本亦作虛。淮南子及諸家作沖。姚鼐曰。道虛句與宗爲韻。

又弗盈。

河上王弼本作或不盈。開元蘇轍本作淵兮似不盈。傳奕本作又不滿。此從淮南子。

似萬物之宗。淵兮河上本作淵乎。釋文作淵。當案當古兮字。此從王弼本。挫其銳。解其紛。紛碑本作急。釋文云一本作芬。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碑本無兮字。或存作常存河上。王弼本作若存。此從傳奕本。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陳象古本。下無之字。

此章乃常無觀妙之事也。說文曰。盅。器虛也。道之體本至也。而用之有能不盈者乎。則淵然其深。物物而不物於物。似萬物之宗矣。夫人之用所以常失之盈者。恃己之銳而與人爲紛。以己之光而照人之塵也。挫其銳則紛自解矣。和其光則塵自同矣。是其用之能不盈也。湛兮若存。則其體仍盅矣。世或有斯人。則體用一源。復乎道之本然。象帝之先矣。而誰其能之哉。李氏約曰。象似也。道性謙約。故不云定處其先而云似。蘇氏轍曰。銳挫紛解。則不流於妄。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以塵之至雜而無所不同。則於萬物無所異矣。聖人之道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似或存耳。源案末二語就體道之人言之。方平易親切。諸家皆謂推極。然問道爲誰氏之子。既太支離。而推道爲在帝之先。又太幻渺。故並不取。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王弼作擗。傳奕作本。河上動而愈出。多言數窮。傳奕作言多。不如守中。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若七。釋文云一本作浴。薛夢曰。牝。其詞與下句相叶耳。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諸本天地之根無之字。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非玄牝之中更有門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惟列子及傳奕本有之。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老子知已道不行。憫世亂之不救。而思遣世隱處。獨善其身之言也。聖人斥當世之君。予聖自雄者。結芻爲狗。用之祭祀。既畢事則棄而踐之。老子見亂世民命如寄。故感而言曰。悲哉。天地有時而不仁乎。乃視萬物如土苴。而聽其生死也。聖人其不重仁乎。乃視斯民如草芥。而無所顧惜也。諉之於天地。尊之爲聖人。蓋悲天憫人。無所歸咎之詞。然將諉之於天地。而天地不可諉也。夫天地無心而成化。猶橐籥然。中虛無物。氣機所至。動而愈出。所謂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也。是聖人固宜有憂矣。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則有心而無爲。百姓萬物之責。在於聖人。則非天地之能芻狗之。而人之芻狗之矣。言至此。而老子不欲長言矣。然則吾生天地間。既不能使民物各遂其性。而吾亦將自棄其性。一任天人之芻狗乎。近取諸身。則吾身一小天地也。返觀默識。吾有中而自守之。亦何爲嘵嘵多言。以其身深與天下事。而自取理數之窮乎。黃帝之書有之。其言谷者。卽中也。牝卽谷也。不存之存。所以立體。無用之用。所以應物。誠能體此而守之。小則爲養生專氣之術。大則爲虛靈順應之道。何窮之有哉。蓋虛無因應用之於世。則爲聖人無爲之治。既不得用。則徒言何益。適足招損耳。不如約其道而用之。返諸一身。微妙渾然。而在我之天下。已義皇矣。此太上無言之教也。外橐籥機而鼓之。致風之器也。屈竭也。首以天地聖人並言。而繼但言天地。不及聖人者。是卽老子不欲多言之故也。數窮。釋文謂理數勢數也。中者虛中。謂心也。谷牝皆中之喻。谷神喻其德。玄牝喻其功也。谷之於響。惟其無所

不受。是以無時不至。是其神之存於中而長不死者也。天下之物。惟此能受能生。若夫受而不見其所
以受。生而不見其所以生。則尤玄妙不測之牝也。可以母萬物。而萬物皆從此門出。豈非天地根乎。是
卽首章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也。是常道也。綿綿若存。觀妙之事。用之不勤。觀微之事也。
吳氏澄曰。谷虛則神存於中。若存卽神之存。勤猶勞也。凡氣逸用之則養而日增。勤用之則虛而多耗。
神常存則氣不耗散也。

右第五十章。河上公多言守中以上爲前章。姚氏鼐以多言守中合下谷神爲後章。蓋二句乃承上轉下
之案。列子引谷神以下爲黃帝書。可見老子言方畢。因引古語以明之。其不得別爲一章無疑。此章
自來解者皆首尾橫決。詞義間隔。其尤誤者。莫如以不仁爲狗。爲明因物無心。得別爲一章。無疑。此章
物若聖人之於百姓。同一人耳。安得而獨狗之乎。且三寶首慈。天將衛之以慈救之。而憐憫致痛於佳
兵不祥之戒。若以不仁爲教。豈一人之言而矛盾若此。且如其說。與通章亦不相貫。而以憂辭爲守中
禍。流爲刑名。此亦多言數窮之驗。老子著書。其言若此。夫非有不明於獨狗萬物之言。而因謂道德之
天地長久。碑本作天。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本無者字。且字。碑本無。當從之。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長生
久。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傳奕非字從不河上本無非邪。故能成其私。

上章谷神不死而爲天地根。此天地之所以長久也。天施地生而不自私其生。故能長生。使天地而自
私其身。則天地亦一物矣。何以能長且久哉。是以聖人處柔處下。本以先人而後其身也。而人愈貴之。
寡欲無求。本以利人而外其身也。而人愈不害之。其後身外身。夫非心之無私邪。乃身以先且存焉而

成其私。亦理勢之固然耳。程氏俱曰。天地人。一源耳。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人獨不然者何哉。天不知其爲天。地不知其爲地。今一受形而爲人。則認以爲己。曰人耳。人耳。謂其有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謂其養生。不可以無物也。而騁無益之求。貴其身。而身愈辱。厚其身。而身愈傷。是世之喪生者。非反以有其生爲累邪。黃老之指如此。豈養生家自私其身者所得託哉。李氏嘉謨曰。天不愛其施。地不愛其生。是謂不自生。不自生。萬物恃之以生。故能長生。此天施地生之道。所以未嘗一日息也。

右第六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陳景元作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處傳突本作居宋徽宗本衆人下無之字惡去聲傳突本道下有矣字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

仁傳突作人

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傳突尤下有矣字

李氏贊曰。凡利物之謂善。而利物者。又不能不爭。非上善也。惟水不然。衆人處上。彼獨處下。衆人處易。彼獨處險。衆人處潔。彼獨處穢。所處盡衆人之所惡。夫誰與之爭乎。此所以爲上善也。居善地以下。則言聖人利物而不爭之實。非仍指水也。呂氏惠卿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所謂居善地也。七者皆出於不爭。而要以處善地爲本。蓋居善地。則能處衆人之所惡。故不爭。而天下莫能與爭矣。吳氏澄曰。所舉居善地以下數事。皆擇取衆人之所善者。以爲善。非上善也。惟有此善。而能不爭。如

水之源處上而甘處於下。乃上善也。衆人惡處下則必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不爭則何尤之有。○蘇氏轍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天一生水。道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爲水也。二者皆自無而之有。去道未遠。故可名之善。未有上於此者焉。道無所不在。水無所不利。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處湛靜。深不可測。善淵也。挹而不竭。施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以載則浮。以鑑則清。以攻則堅。彊莫能敵。善能也。不舍晝夜。盈科後進。善時也。夫有不善而未免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兼此七善而不爭。故無尤矣。源案居善地以下諸解。或以水或以人皆可通。惟卽以此數者爲上善。則不若以不爭爲上善之說之得焉耳。

右第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司馬本作持。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傳。奕本作銳。而悅之。王弼亦作悅。此從淮南子。保。碑本作寶。作金玉滿室。莫之能守。河
上及諸本作堂。此從王弼傳。奕本。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驕。司馬本作驕。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碑本作名。或功遂身退。王弼作功遂身退。李約本名作事。此從淮南子所引。

持而盈之。謂盈而持之也。揣而銳之。謂銳而揣之也。知盈而持。知銳而揣。已爲不善。况盈不持而金玉滿堂者乎。將多藏厚亡。莫之能守矣。况銳而不揣而富貴益驕者乎。將未能驕物。先自遺咎矣。蓋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夫何以能不溢不危哉。法天之道而已。日中則昃。日滿則虧。

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是以動而有悔也。聖人成功而不有。安有盈。名遂而不居。安有銳。蓋隨事大小而能自全。故曰成曰遂也。若不知自足。則何時而爲成。何日而後遂邪。此言非必處山林。絕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功名富貴之域。皆可守而行之也。

右第八章

載營魄

爲魂抱一

傳奕作魂

能無離乎

河上公無

專氣至柔

作諸本

能如嬰兒乎

滌除玄覽

能無疵乎

愛民

治國能無爲乎

天門開闔

能爲雌乎

明白四達

能無以知乎

生之畜之

生而不有

爲而不恃

本治又作活

子

易傳奕本爲乎知乎上有兩以字

○鼎絃云一本無生之畜之四字

長而不宰

是謂玄德

此章字句

從惟南

子

子

子

子

載猶處也。營魄卽魂魄也。魄卽是一載卽是抱。魂載魄動守靜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本非二物。然魂動而魄靜。苟心爲物役。離之爲二。則神不守舍。而血氣用事。惟抱之爲一。使形神相依。而動靜不失。則魂卽魄。魄卽魂。何耗何昏。乃可以長存。蓋非偶載之難。亦非抱一之難。而常不離之難也。修身養生。道皆如此。專卽易其靜也。專之專。言專一純固。無所發露。所謂純氣之守也。有一毫失之粗。則剛而不能柔。必如嬰兒之和氣內充。一而不離。而後爲至柔也。至人外不爲魄所滯。內不爲氣所使。其自治可謂

善矣。然猶恐有餘疵之存也。未學之疵粗而易改。既學之疵微而難除。或守之徒滯而運用不靈。或執之未化而常存我見。是皆足爲病。而未盡合乎玄也。必加以滌除瑕垢之功。重以返觀內照之鑒。其果純合自然而無所疵已乎。焦氏竑曰。前三言者。老子示人可謂切矣。然智者除心不除事。昧者除事不除心。苟誤認前言。其不以輟斷爲學者幾希。故又示之曰。我所言載營魄者。非拱默之謂也。卽愛民治國而能無爲也。所謂爲無爲也。專氣致柔者。非鬱閉之謂也。卽天門開闔而能爲雌也。所謂雄守雌也。滌除玄覽者。非昧晦之謂也。卽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也。所謂知不知也。夫愛民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其於生之畜之。爲之長之。皆不廢矣。而無爲也。爲雌也。無知也。則生不有爲。不恃。長不宰者。非玄德而何。此關尹子所謂在己無居。形物自著。莊子所謂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者。夫豈棄人事之實而獨任虛無也哉。蘇氏轍曰。聖人於道。旣以治身。又推其餘以治人。然皆以無心遇之。苟有其心。則愛民者適以害之。治國者適以亂之也。陽動陰靜。一開一闔。治亂廢興所從出。衆人當此際。患得患失。每先事而徼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倡而後和。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言其先後適與天命會耳。故能爲雌者不失時也。李氏贊曰。抱玄守一。神不外馳。則中有主。而天門開闔常在我矣。彼世之不能自主者。有開則將。不待迫之而自起。有闔則逆。不能無事而常足。是內淫也。安能抱一而不離乎。張氏爾岐曰。元覽卽觀妙觀微之觀。天門開闔。指心之運動變化言。朱子曰。老子之學。以虛靜無

爲沖退自守爲主。與莊生釋氏之旨。初不相蒙。而說者常欲合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此解老者之通蔽也。

右第九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輻。輪之轆也。轂。衆輪所湊之心。考工記云。轂也者。所以爲利轉也。利轉者。以無有爲用也。正同斯旨。埴也。埴。黏土也。和水土而燒爲匱也。凡室之前。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也。無皆謂空虛之處也。吳氏澄曰。器以貯物。室以居人。車以載重致遠。皆所以爲天下利。利在有也。然車以轉軸爲用。器以容物爲用。室以出入通明爲用。皆在於空虛無礙之處。人之腹實而心虛。亦猶是也。呂氏惠卿曰。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有以施其利。觀於車器居室。而其則不遠矣。至於身則不知吾之所以爲用者何邪。是故聖人入而未嘗有物。所以觀其妙。出而未嘗無物。所以觀其微。故曰利用以安身。而入神以致用也。知兩者之合一而不可離。則至矣。薛氏蕙曰。章末雖並舉有無而言。顧其情意。則卽有而明無之爲貴也。蓋有之爲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爲用。則皆忽而不管。故借人所明數事以曉之。

右第十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令爽皆平聲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爽差也。謂失正味也。視久則眩。聽繁則惑。嘗多則厭。心不定故發狂。不知足以取辱。故行妨。李氏約曰。目無厭。腹知足。故聖人去取異焉。目外視故云彼。腹內實故云此。呂氏惠卿曰。腹無知。目有見者。也是以聖人去彼有見有欲之追求。而取此無知無欲之虛靜也。猶易艮其背。陰符機在於目之意也。葉氏思靖曰。凡所欲之外物。皆害身者也。聖人但爲實腹而養已。不爲悅目而徇物。然食味別聲被色。數者皆不可絕。惟雖動而不著于物。乃湛然無欲矣。凡染塵逐境。皆在於目。故始終言之。此顏子四勿所以先視。而剷除六根以眼色爲首也。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勿爲外邪所實。

右第十一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此句他本亦有若驚二字。寵爲下三字。從王弼傳。突開元本。河上作何

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俱誤。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此六字。無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本

無者。惟吾有身。苟吾無身。苟字。諸本皆作及。此從傳。突本。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